

# 张炜：走向文学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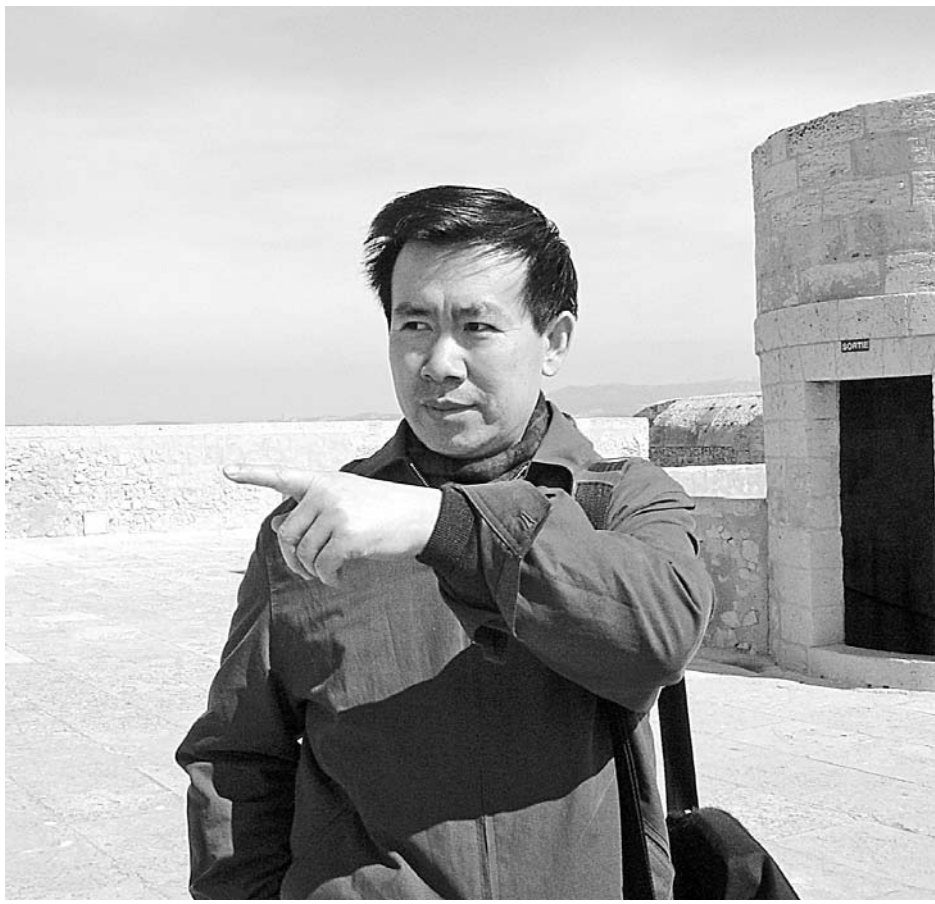
## 文化名家

□ 宫达

◆ 个人简介 张炜，1956年生，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创作一级。系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长篇小说19部，《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寻找鱼王》等中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30多部。共48卷本《张炜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等项，被译成英、日、法、韩、德、西等多种文字。

毫无疑问，作家张炜是中国当代最富艺术创造力、思想底蕴最深厚的作家之一。在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作家沉湎于历史、现实、自然、人性、风俗、传说、哲学、宗教诸般索求之中，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文学跋涉，其超越的视角、犀利的思想、包容的气度、恢弘的胸襟，在消费至上、娱乐至上的物质主义时代，彰显出永恒的价值。

1973年，17岁的张炜走上了文学之路，1975年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炜凭《声音》、《一潭清水》连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发表《秋天的愤怒》等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中篇作品，至此奠定了一线作家的地位。1986年，长篇小说《古船》横空出世，震动文坛。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文学界甚至文化界都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样一部作品：既有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性，又有思想上的厚重蕴含。作品通过“洼狸镇”四十年的变迁来追溯历史，从中追索民族的心灵，寻求人类发展的出路，叩问人性的奥秘，其尖锐深刻甚至突破了当时的某些思想禁区，所引发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它被称为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扛鼎之作，可谓实至名归。1992年，张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九月寓言》问世，同样引起了轰动效应，一时间，文坛争相“寓言”。它被认为最能体现张炜艺术气质的作品。它对于大地哲学的诗性坚守，对于现实、历史和自然



张炜在法国依偎丈夫。

的寓言哲思，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艺术与思想的成果之一。《古船》与《九月寓言》交相辉映，成为上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天空的双子星座。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评价说：“在小说《古船》问世后，张炜巩固了其作为中国最佳作家之一的地位。”“《九月寓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而后张炜的创作进入爆发期，《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一系列长篇小说接连问世，每一部都以其高质量而引起文坛关注，成为热议话题。

2010年对于张炜来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0卷本总计450万字的系列长篇《你在高原》出版。这部凝结作者20余年心血巨著，见证了作者最纯粹的文学信仰以及由此爆发的精神和艺术的能量。全书分三十九卷，归为十个单元（《家族》《橡树路》

《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而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从语言到故事，从形式到内容，从韵致到意境，《你在高原》的分卷各不相同，创作风格差异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几乎囊括了自十九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学试验。这种极为罕见的巨大的创造性和神奇变异，很难想象会发生在一个作者身上。《你在高原》大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已有版图，为后来者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高，说它是一部“超越之书”恰如其分。

除了写作，张炜非常注重两件事：阅读和深入生活。他有一个严格的读书计划，即每天必读五万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张炜开始旅居胶东，把那里作为生活、创作和社会调查的基地。他要将“每一个地方全部

实地考察一遍，并制订一个必须落实的、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三十多年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山东半岛的山区、平原和村落，写下了大量的调查笔记，成为他艺术之旅的精神依恃。

他的作品被认为最接地气，即源于他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

张炜供职于山东省作家协会。在日常工作上，他同样亲力亲为，对作协的基础建设、项目设定、争取政策、争取资金、维护作家权益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上级领导的关切下，他亲自考察并引进了“签约作家”制度，已成为山东作家群体成长、文学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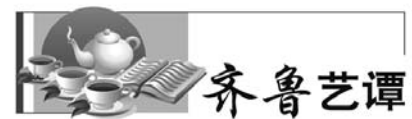
张炜被文学界广为赞誉的，是他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与提携，是后起文学新人最信赖的伯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他不顾创作的疲惫，每年都坚持阅读各地寄来的稿件达上百万字，并给予指导和推荐。据一位作家说，他的一部长篇处女作经张炜阅读和推荐竟达十六次之多！他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给文学青年辅导授课，集中讲座达100余课时。三十多年来，他给众多的青年作家主持过研讨会，却从没有给自己开过一次。人们有一个共识：张炜是一个对文学事业爱得无私而深沉的人，一个真正的实干家！

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身负使命感的人。他会为此而不顾付出，万松浦书院的创建即是最好的例证。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更好地得到继承，书院如果能在在这方面作一点点贡献，即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如今书院已成为国际间文化交流、国内文学研究与讲座的重要场所，被山东省委宣传部确定为省学术基地。

到目前为止，张炜共出版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文论等1600余万字，在国内外出版各种版本的书籍共计600余部，其中有长篇小说19部、散文随笔20部，其中大型文集就达10余部，2014年出版的《张炜文集》更达48卷之巨。其多种版本被译成英、法、德、意、瑞典、日、韩等多种文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张炜共获得海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达70余项，是获奖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

张炜能达到怎样的精神高度？开拓出多大的领地？这是一个只能用时间来揭开的谜底。迄今为止，他的创造力和创作激情没有丝毫衰竭的迹象。有一点可以确定：张炜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后世的一份丰厚的文学馈赠，时间将愈加证明这一点。

# 论《苦菜花》的主题多重性



◆ 《苦菜花》是一部追忆昆崙山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革命历史小说。这部根据家族经历和家乡抗日英雄事迹而创作的小说，在同时代革命历史小说中显得颇为独特。《苦菜花》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歌颂胶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颂扬他们为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一个革命主题也是通过“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来完成的。

首先，《苦菜花》讲述了“革命的起源神话”。小说在“楔子”里就将旧时代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阶级不平等等呈现在人们面前，接着叙述了抗战前大地主王唯一父子制造的血海深仇，母亲的大伯一家老小被杀、丈夫被逼离家出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乡村以后，家破人亡就不再是个别家族的伤痛，而是民众的普遍灾难，乡村百姓被逼向死路绝路。当为大众利益而勇于献身的共产党人出现后，百姓跟随共产党拿起武器走向反抗压迫与侵略的道路。其次，《苦菜花》讲述了“英雄传奇”。小说叙述共产党人姜永泉领导的乡村暴动；记录八路军团团长于德海领导抗日武装力量与侵略者展开的拉锯战；描绘以母亲为代表的根据地人民与侵略者、地主、汉奸们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姜永泉、于德海、王东海、七子、娟子、赵星梅、母亲等，这些原本寻常的乡民则在血雨腥风时代谱写出人生传奇，成为感动时代的英雄。再次，《苦菜花》也提供了“终极承诺”。小说情感基调慷慨悲壮、昂扬向上。小说以成功的乡村武装暴动开始，中间历经拔除鬼子据点以及反扫荡等惨烈战斗，最后以水道攻坚战大捷而结束。小说结尾展开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想象，“曙光”“黎明”“红日”“红旗”“金光”这些在十七年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提供了精神飞翔与升华的空间，消除了苦难与死亡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与惶惑。

己之心度人之心，母亲呵护着自己儿女一样离家在外为革命奔波的年轻男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革命者的家，把自己变成了所有革命者的母亲。与母亲相伴的是对敌人的仇恨。在经历了朋友、乡邻，尤其是心爱的女儿被敌人杀戮之后，母亲仇恨的怒火射向敌人。基于母爱，母亲才把骨肉之爱扩大到阶级之爱，把家族仇恨扩大到阶级仇恨。小说没有因为张阶级之爱而否定母爱的作用。对母亲影响最大的是女儿娟子。因为参加了革命，娟子这个普通农家女，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拿起枪杆走进公共领域，得到了美好爱情，成为有力量、有智慧的女战士、女英雄。革命改变女性命运，开阔女性生存空间，让底层妇女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参加革命以后娟子的精神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让母亲看到妇女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道路。基于母爱，基于亲身经历的性别之痛，也基于对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与悲剧命运的不满，母亲从无意地帮助女儿的革命行动，到自觉地帮助女儿的、积极参与到女儿的革命活动之中，由革命的恐惧者一观望者一同情者变成革命的维护者、参与者。

母亲在中国乡村开展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中成长，母亲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新旧时代的变化。旧的时代决定了以男性/强者为主导的冯家与王唯一的孤独决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的时代以女性/弱者为主要参与者的与地主和外族侵略者的群体战斗最终必然胜利，这力量强弱依据的不是性别秩序，而是历史逻辑。《苦菜花》写出中国底层妇女解放与革命历史推进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妇女在这一解放路程上所遭遇的性别罹难。

## 成长主题与中国妇女的现代性

就显性主题而言，《苦菜花》与其他革命历史小说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其不同凡响之处在于选取了底层农村妇女母亲作为小说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把她的成长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推进结合起来，通过她精神生长、性格演变来展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小说重点围绕母亲生活足迹与精神成长来展开，从此层面来看，《苦菜花》不仅是一部通俗革命英雄传奇，还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成长小说，展现了底层劳动妇女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觉醒与成长，体现出冯德英对母爱的钦佩、女性命运的关怀。

□ 刘传霞

冯德英的《苦菜花》是一部追忆昆崙山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革命历史小说。这部根据家族经历和家乡抗日英雄事迹而创作的小说，在同时代革命历史小说中显得颇为独特，小说人物关系、情感走向出现了多种可能性，呈现出了主题多重性与文化多质性。

## 革命主题与国家政治文化

文学是时代情感需求、精神追求的表

己之心度人之心，母亲呵护着自己儿女一样离家在外为革命奔波的年轻男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革命者的家，把自己变成了所有革命者的母亲。与母亲相伴的是对敌人的仇恨。在经历了朋友、乡邻，尤其是心爱的女儿被敌人杀戮之后，母亲仇恨的怒火射向敌人。基于母爱，母亲才把骨肉之爱扩大到阶级之爱，把家族仇恨扩大到阶级仇恨。小说没有因为张阶级之爱而否定母爱的作用。对母亲影响最大的是女儿娟子。因为参加了革命，娟子这个普通农家女，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拿起枪杆走进公共领域，得到了美好爱情，成为有力量、有智慧的女战士、女英雄。革命改变女性命运，开阔女性生存空间，让底层妇女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参加革命以后娟子的精神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让母亲看到妇女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道路。基于母爱，基于亲身经历的性别之痛，也基于对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与悲剧命运的不满，母亲从无意地帮助女儿的革命行动，到自觉地帮助女儿的、积极参与到女儿的革命活动之中，由革命的恐惧者一观望者一同情者变成革命的维护者、参与者。

母亲在中国乡村开展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中成长，母亲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新旧时代的变化。旧的时代决定了以男性/强者为主导的冯家与王唯一的孤独决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的时代以女性/弱者为主要参与者的与地主和外族侵略者的群体战斗最终必然胜利，这力量强弱依据的不是性别秩序，而是历史逻辑。《苦菜花》写出中国底层妇女解放与革命历史推进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妇女在这一解放路程上所遭遇的性别罹难。

## 性爱主题

## 与五四启蒙文化、左翼革命文化

现代启蒙思潮赋予私人化性爱话语以崇尚人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宏大主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现代性主题被压抑，性爱感带来的破坏腐蚀作用被凸显。作为革命历史小说，《苦菜花》对青年男女性爱的叙述是独树一帜的。

《苦菜花》最大胆、最少迂腐气的爱情描写是杏莉母亲、花子两个女性的婚外情。小说对杏莉母亲与王长锁、花子与老起婚外情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五四文化中张杨的人性性与反对专制主题，并且巧妙地借这一现代启蒙主题与当代革命伦理相结合，使其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小说将这两段以女性为主导的婚外情写得非正常感人，把这种“犯禁”的行为书写成是人性释放、生命怒放。这两段婚外情还担负着政治功能，证明只有参加革命才能保证个人幸福。尽管，杏

莉母亲、花子背叛的男性是地主阶级而投入的男性是农民阶级，男性的阶级属性让这一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这种私情要被革命伦理认可，还需要付出代价，经过革命洗礼。杏莉母亲和王长锁遭受被敌人侮辱、控制与女儿被杀之惩戒，他们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冒着生命危险在牢狱中将母亲解救出来，在革命政权帮助下成了合法夫妻，又有了家族继承人。花子、老起“未婚先孕”，遭遇到恪守封建礼教的父亲、村干部与婆家人的严厉打击，是党组织解救二人。但是，小说又对这对恋人安排了一场更严峻的考验。在日本侵略者屠杀革命者的时候，花子为保护八路军排长王东海，舍弃了丈夫老起。王东海被妻子的行为所感动，舍弃了年轻、漂亮、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军人白芸，选择健壮农妇花子为妻。王东海的抉择，既是针对花子本人的报恩行动，也是顺应革命的召唤。在革命文化语境中男性革命者的理想爱人已不再是“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知识女性，而是健壮的有些男性化的劳动妇女。至此，冯德英对婚外情的解读和女性审美的书写又回到时代所推行的话语之中。

其次，《苦菜花》深入青年男女内心世界，写出革命者的身体感受、心理波动，写出爱情为他们带来的幸福喜悦感。革命者姜永泉和娟子、赵星梅和纪铁功的爱情故事延续着左翼文学“革命加恋爱”的路数。对于革命者，小说也没有回避其身体欲望。当然，冯德英并没有让革命者完全沉湎于个人情爱之中。娟子和姜永泉在新婚之夜想起了党和阶级的战友，相互激励为革命事业献身；赵星梅和纪铁功在久别重逢、相互依偎之时理智地克制情感冲动，想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责任。如果说这些成熟革命者的爱情还是阶级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产物，那么，杏莉和德强这一对儿女的爱情则有些偏离这一规范。杏莉生父是长工，养父是地主汉奸，母亲也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其社会身份就有双重性，但是小说没有顾忌杏莉身上与生俱来的“原罪”，酣畅恣肆地描述这一对儿女美好纯真的爱情。

《苦菜花》呼应时代呼唤，按照政治话语规范叙述革命历史，但是，作家所接受的多重文化滋养以及独特个人体验，使小说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又不断地逸出政治话语规范，让这朵来自昆崙山的“文学野花”包含赞美抗日军民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揭示底层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磨炼成长、歌颂母性与母爱等多重主题，呈现出当代政治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左翼革命文学等话语相互纠缠转化的文化多质性。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签约文学评论家。）

## 争取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 借力东风好行船

□ 记者 于国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去年，我省共有35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近日，省文化厅在济南举办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培训，要求高质量推进已入围资助项目实施的同时，组织好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争取更多项目获得资助，借力东风好行船，发挥国家艺术基金的杠杆作用，推动我省艺术创作繁荣发展。

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张东林介绍说：“在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评选中，我省35个项目成功立项，入选项目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总计资助资金2985万元，立项项目及资助资金分别比2014年增长220%和270%。”

目前，很多艺术单位没有专门的创作资金，所以如果能够成功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扶持，对艺术单位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今，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申报工作马上就要开始。我希望各相关单位借鉴入围项目的成功经验，全面准确了解2016年的申报政策，提升申报质量，提高入围的成功率。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分成舞台艺术创作、美术创作、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传播交流推广、艺术人才培养共五类资助项目。其中，舞台艺术创作、传播交流推广、艺术人才培养项目已经实施了一年，此次又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和完善。2015年发布的“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南”基础上扩充而来的。“美术创作”是新增设的。具体而言，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的“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新创大型舞台剧和作品，二是2012年12月以后完成创作演出的优秀原创小型剧(节)目和作品。

另外，“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在艺术分类上更加科学规范。该是歌剧报歌剧，该是舞剧报舞剧，不能报成歌舞剧。纳入了大型舞台艺术作品12个艺术种类的项目，可以申报“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舞剧”。2016年将重点资助戏曲创作、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创作。对这两类项目，将在确定立项和核定资助资金方面，给予适度倾斜。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评审，则侧重已有作品的水平。

在今年新增设的“美术创作”项目上，已获得2014、2015年度资助尚未结项的，不能参与申报。申报本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的，也不能兼报。据介绍，2016年的申报时间为2016年1月1日零时至3月1日24时。机构申报主体须是2013年1月1日前在我国内地同级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单位或机构，因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重新登记、注册的，可与改革前连续计算。个人申报主体方面，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要由本人工作单位出具推荐意见，或者由所在领域不少于3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或知名人士出具推荐意见。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表示，国家艺术基金是一项新事物，也是国家艺术创作管理体系、艺术传播交流体系，以及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艺术基金的引导、示范、导向和激励作用，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努力打造全省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发的新局面。”

## 帮扶第一书记书画笔会举办

□ 记者 于国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4日，山东美术馆、山东画院联合举办“帮扶第一书记书画笔会”。25位高水平书画家齐聚山东美术馆，参加了书画笔会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笔会共创书法作品、国画作品38幅，筹得的所有款项将全部无偿捐赠给郯城县黄集乡的“第一书记”帮扶村，用于乡亲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参加这次笔会的书画家都是“实力派”。山东画院组织孔维克、梁文博、王小晖、郭玮、王磐德、张德娜、常朝晖、杨晓刚、贾荣志、吴勇军、董海泉、陈天豪、山东美术馆组织刘锡山、刘书军、张宏伟、王建国、刘喜欣、何茂峰、徐康、杨大鲁、张民生、徐峰、孙玉来、曲光辉、李亚桃等书画名家参加。

山东省美协副主席、著名国画家刘书军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艺术家义不容辞，今天这次笔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献爱心、看行动的机会。”

山东美术馆副馆长、党总支书记柳迎春表示：“尽管我们没有在‘第一书记’的主战场工作，但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第一书记’做好帮扶工作。”他介绍说，笔会活动倡议得到了山东美术馆、山东画院画家的积极响应。不仅在职的艺术家，而且已经退休的老先生听到消息后，也赶到了笔会现场，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们热心公益，投身国家扶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让人非常感动。

## 当代优秀潘艺术家中国画

## 提名展亮相杜大恺美术馆

□ 记者 于国鸣 实习生 胡兆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5·四季水墨——当代优秀艺术家中国画提名展(济南站)”展览，11月28日下午在新开馆的杜大恺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刘德维、杜大恺、刘向东、刘牧、张培成、老圃、周京新、陈辉、徐华翔、方向、雷子人、丘挺等十二位艺术家近期创作的水墨新作60余幅。杜大恺的《器物肖像》、刘德维的《登封王城岗的曙光》《瀚老看山》、刘巨德的《舞蹈家》《褐石》、陈辉的《堂前依旧故人影》《瀑水冬寒》、老圃的《莲升图》《蒙山写真》等作品，都让观众驻足细细观赏。

五位参展画家来到展厅与观众交流互动。刘德维在自己的作品《登封王城岗的曙光》前介绍说：“我创作这幅画的初衷，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登封王城岗，这处遗迹生动地体现着我们先民们的智慧，希望大家从这幅画中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省文联主席潘鲁生表示，“‘四季水墨’作为一个国画界的品牌，推动着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特别是在新水墨的探索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展览，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在水墨画的传承、创新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水墨画创作找到新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正是现代水墨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省美协主席张志明先生说：“‘四季水墨’这一活动，既包括对水墨语言的探索，也包括对水墨精神的探索。它对艺术交流和艺术创作实践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